

文津出版

文史哲大系二七三

摘辭重譯

古詩文新論

廖一瑾◎著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
戍客望邊色，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歎息未應閒。

摘辭重譯

——
古詩文新論

文史哲大系 273
廖一瑾 著

文津出版社
印行

摘辭重譯：古詩文新論 / 廖一瑾著。-- 初版。

-- 臺北市：文津，2013.08

面；公分。-- (文史哲大系；273)

ISBN 978-957-668-999-4(平裝)

1. 詩評

812.18

102016596

文 史 哲 大 系 ②73

摘 辭 重 譯 ——古詩文新論

著 作 者：廖 一 瑾

發 行 者：邱 家 敬

出 版 者：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 10662 建國南路二段 294 巷 1 號

E-mail: twenchin@ms16.hinet.net

http://www.wenchin.com.tw

電話：(02)23636464 傳真：(02)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5820 號

25 開本 (15×21 公分) 214 頁

初版：2013 年 8 月一刷

新台幣 260 元

ISBN 978-957-668-999-4

莫 序

文學之魅力乃在於常讀常新。正如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傳誦千古之作品不僅在不同學者之眼裏有不同之解讀，即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亦有不同解讀與發現，此亦正是古典文學長盛不衰之原因所在。中國文化之博大精深在於漢字寫作之作品潛藏有豐富之蘊涵，可以不斷被重新發現與解讀，逐次深入作品之內在世界。即使我們閱讀對象一樣，隨著人生閱歷之增加，涉獵文獻之擴大，亦會有不同之新體認。廖一瑾教授《摛辭重譯——古詩文新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為學術界提供了一部其研究新成果之著作。

該書所收論文分為論述編和鑑賞編，還有二篇附錄。論述編共收錄了七篇論文，鑑賞編收錄了四篇文章。〈建安樂府詩歌的敘事與抒情〉從敘事與抒情上分析建安時期樂府從敘事向抒情之發展走向。〈曹植的詩歌美學〉指出曹植「印證建安文人詩歌已經達到晉代陸機所提出『詩緣情而綺靡』的詩歌美學標準」，〈雅俗共賞——論魏晉雜擬詩與裁擬詩〉分析了魏晉盛行擬作之風，〈山水與贈別——論謝靈運與謝惠連之贈答詩〉則分析了謝靈運與謝惠連之關聯，〈以詩鑑人——文質彬彬的蕭統〉分析了蕭統所具有文質彬彬之追求，〈「擣衣」與閨怨〉則分析了擣衣行為意象與閨怨題

材之關係，〈論李白樂府詩的繼承與創新〉通過分析其樂府作品指出其為樂府詩之集大成者。這些研究結論對於學界均有所啓迪。廖一瑾教授精通吟唱藝術，鑑賞編之〈從臺北天籟吟調《春江花月夜》的風靡談起〉從吟唱音韻音律角度分析《春江花月夜》之抒情內蘊，論述甚精。而〈舒緩闊達而足智——談齊國女子的泱泱之風〉則勾稽考察了春秋時齊國女子之風尚，均有創獲。其他諸篇亦多有發掘之功，新意迭見，不再一一例舉。

大陸與台灣分隔幾十年，體制與文化之發展亦呈現了不同之軌跡，大學課程體系與學問研究方式亦不同，學術研究思維方法與行文規範亦有所區別。故而兩岸應在學術上擴大交流，彼此取長補短，共同發展。文化認同乃民族認同之基礎，文化交流乃積累文化認同之基礎。「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隨著兩岸文化交流之擴大，古典文學研究亦將進一步深入。

我與廖一瑾教授認識於 2007 年桂林《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後來多次前往台灣開會、講學、旅遊，均與廖老師相聚，其為人熱情誠懇。她才華橫溢，會吟唱詩詞，其所著《台灣詩史》影響流播甚大。今次，她將有關論文彙集出版，囑序於我。她資歷長於我，我本來不適合為年長者寫序。今寫上如上文字，知我罪我，是為序。

聽雨看雲齋居士

莫道才

癸巳年八月十二日於桂林廣西師大

自序

近些年來由於在研究所講授樂府詩的緣故，開始矚目漢魏晉南北朝詩歌的發展，於兩岸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提出論文，藉以琢磨切磋：在長春、在鎮江、在揚州、在黃岡、在南京、在淄博、在杭州、在海南，踏著先賢大哲的足跡，心中有無法言喻的悸動。

在鎮江，我們住在王昌齡芙蓉樓贈別辛漸的「一泉賓館」；在「文選公園」題名刻碑；潤揚大橋尚未通車，我們原車上船到彼岸揚州參觀文選樓。

潤揚大橋通車後，我們又從揚州經便捷的長江大橋來到鎮江解放路 17 號，參加「文選學資料中心揭幕典禮」；更到丹陽，緬懷蕭梁故里。

在南京尋訪南朝遺址；在徐州參訪漢畫像石藝術館；在淮陰見到中國最早最大的淮安府署裏的令人戒慎的楹聯和刑具。

在新昌江上遠望天姥山，遙想李白的夢遊贈別。

在桂林除了張藝謀的印象劉三姐，特別去追尋秦始皇開鑿貫穿長江流域與珠江流域的靈渠。

在淄博聞韶路的聞韶賓館 16 樓，遙想當年孔夫子來到齊國聽到泱泱大國所奏的古樂竟著迷到「三月不知肉味」、遙想荀子遠道而來為稷下群賢之祭酒；在泰山的「望吳聖跡」

遙想孔子和弟子們「小天下」的浩嘆……。

白雲悠悠，望風思慕，夙昔典型，江山依舊，古今多少豪傑在歷史長河中，匆匆而過，留下人生點點滴滴的體悟，感受著或歡喜或悲歎的不朽詩文。

當時一起研討的學者都是同一領域的專家，以文會友，美不勝收，本書所集，多半是在那殊勝而令人回味的研討會所提論文，經過反芻修改結集出版。

此時想起曾經歡聚一堂，時示典範，有時嚴謹，有時幽默的長者：洪順隆、羅宗強、羅敬之等教授已飄然遠去，不禁潸然。

而廣西靈渠之行是緊跟著復旦大學王運熙（及師母）和楊明兩位大教授師徒，蒙廣西師大黃介山副校長和夫人張明非教授盡地主之誼、黃偉林教授親自開著他的新車，而得到難忘的禮遇。

這本不成熟的集子的出版，好比是一趟學術之旅的回顧，那些學有專精來自世界各地的飽學老教授，和青出於藍一儼然明日之星的青年教授們活潑奮發的形影，歷歷於腦際，多麼令人懷念！

文章寫得疏淺，尙祈 大方之家不吝賜教。

作者 2013 年立秋於華岡

目 錄

莫 序	01
自 序	03

論述篇

建安樂府詩歌的敘事與抒情	3
曹植的詩歌美學	17
雅俗共賞——論魏晉雜擬詩與裁擬詩	31
山水與贈別——論謝靈運與謝惠連之贈答詩	43
以詩鑑人——文質彬彬的蕭統	55
「擣衣」與閨怨	65
論李白樂府詩的繼承與創新	75

鑑賞篇

從臺北天籟吟調〈春江花月夜〉的風靡談起	97
舒緩闊達而足智——談齊國女子的泱泱之風	117
十五世紀韓國笑話集的幽默書寫	127
臺灣閨秀詩人黃金川詩作鑑賞	137

附 錄

張其昀博士與中華學術院	157
-------------------	-----

從戰爭的灰燼中走向世界和平的國際桂冠詩人

——池田大作 169

論 述 篇

建安樂府詩歌的敘事與抒情

我國的詩歌繼《詩經》、《楚辭》之後大放異彩的是「樂府詩」。樂府詩起源於漢代，主要盛行於漢魏六朝，它代表了這一時期詩歌的偉大成就。

《漢書·藝文志》云：

自孝武立樂府而采風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¹

也就是說樂府風謠多半是因故事的發生而有哀樂之情的感動；又因哀樂之情的感動而創作了詩歌，由此可以窺知漢代樂府的本色是敘事的詩歌。

到了魏晉時代，三曹父子熱衷於樂府的創作，由於社會文化與文學潮流的風雲際會，使得此時期的樂府詩有異於漢代的發展。從題材的選擇到所運用的筆法皆有創新，樂府乃從「緣事而發」的敘事詩，走向「緣情而綺靡」（陸機〈文賦〉語）的抒情詩。尤其曹植一改敘事傳統，於樂府中放入大量的個人感情，成為樂府詩中的「變格」。本文試從建安時期四位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陳琳（160？-217）〈飲馬

¹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4月），卷30，冊6，頁1756。

長窟行》、曹操（155 - 220）〈短歌行〉、曹丕（187 - 226）〈燕歌行〉、曹植（192 - 232）〈吁嗟篇〉尋出它演變的蹤跡。

一、敘事詩與抒情詩的界定

中國許多學者對於敘事詩的定義，多曾論及如：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言：「故事詩的精神全在於說故事：只要怎樣把故事說的津津有味，娓娓動聽，不管故事的內容與教訓。」²楊鴻烈在《中國詩學大綱》則說：「敘事歌『即有音節的故事。』例如：〈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³而邱燮友在《中國歷代故事詩》一文中，則將我國歷代敘事詩分為兩種，一是本事詩，一則是故事詩。本事詩的篇幅不長，只是一首附帶有個故事的詩歌。詩的本身並未具備完整的故事。而故事詩，在詩中便具備了一個完整的故事，因此這類客觀鋪述故事的詩歌，便可以用較長的篇幅來講述故事中的人物和動人的情節。而我國的故事詩，也比本事詩要來得少。⁴

而關於敘事詩的本質，洪順隆在《抒情與敘事》一書中言：「就思考的方式說，它是敘述的；就題材性質說，它是

² 胡適：《白話文學史上卷 / 第一編·唐以前》，（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9月，三版），頁81。

³ 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0年6月，臺一版），頁91。

⁴ 邱燮友：《中國歷代故事詩》，（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3月，二版），頁4。

具時間性，有情節發展的事；就文學體裁說，它必是詩歌。」⁵近來亦有許多關於「敘事詩」之論文如梁榮源《唐代敘事詩研究》、吳國榮《中國敘事詩研究》、黃錦珠《吳梅村敘事詩研究》、林明珠《白居易敘事詩研究》、田寶玉《中國敘事詩的傳承研究—以唐代敘事詩為主》、林彩淑《漢魏敘事詩研究》。其對於敘事詩作品的認定，乃認為它是指記錄人物事件或敘述故事的詩。

由上述各家定義可知，所謂的敘事詩，乃是指以詩歌的體裁，來敘述一個故事（或一件事），但內容並不一定要是神話傳說或英雄事蹟，只要是包括「人物」和「事件」就可以了；而且其結構也不一定要宏偉繁浩，只要情節結構完整，無論內容長短，皆可稱為敘事詩。

至於「抒情詩」，文學創作的功能，其一是在抒情，即抒發作者個人的情感。而何謂「抒情詩」？針對詩作的内容、題材加以分類研究，抒情詩有廣義與狹義的解釋：廣義的解釋是指與敘事詩對立的即是抒情詩的範圍。狹義的抒情詩則是指以自己的情感為主題來加以論述的詩歌。而抒情詩創作的動機，除了是詩人在抒發自己的感情外，亦是詩人渴望特定對象接受其所表達、抒發的感情。

所有的文學作品都可包括客觀外界的「再現」，以及作者主觀思想感情的「表現」，前者可稱為敘事，後者可謂抒情，兩者可作結構中的比重比較，卻很難斷然畫分。

敘事詩以記述人物事件為主；抒情詩以表現思想感情為

⁵ 洪順隆：《抒情與敘事》，（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12月），頁85。

主。

敘事詩注重的是事件的模擬與重現，亦即按照客觀事件的發展結構全詩，作者的思想情感蘊含其中，讀者必須藉由事件的發展順序來理解作者的詩意。而抒情詩則主要在表現作者的主觀感情，對於外界的描寫全是零散的，只有按照作者的情思，才能瞭解詩中的意義。

其實，敘事詩是含有抒情的成份在的，只是這種抒情乃是作者客觀的情感表現，是對故事中的人物同情，或是對故事的內容有所體會，而抒發出來的感情，這種感情是不帶有作者任何自我主觀感受的抒發的。但是抒情詩就不同了，抒情詩乃是作者藉詩歌來抒發自己的感受及心意，乃是自我主觀情感的表達。雖然敘事詩和抒情詩中都有「抒情」的情感表現，但二者是不相同的：敘事詩呈現出的是「普遍情感」；而抒情詩則呈現出「個人情感」。總而言之，兩者的基本分別在於敘事詩依據的是客體性的原則，而抒情詩則是依據主體性的原則。

二、陳琳〈飲馬長城窟行〉

一所展現漢樂府「緣事而發」的敘事本色

漢代樂府的特點以敘事為主。胡大雷曾說：樂府民歌的特點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兩點比較重要，對後代影響也最為持久。這就是：（一）多吟詠他人；（二）重在敘事。就重在敘事而言，如〈婦病行〉、〈東門行〉、〈孤兒行〉、

〈陌上桑〉等等，皆記敘一個或幾個生活片斷或現實事件。正因為敘事性的作品是樂府民歌的菁華所在，故後世人們都以此為漢樂府的特點。⁶

採自民間的歌謠既以敘事為主，東漢的文人所擬作的樂府亦依據樂府古題題旨與本事來創作。例如：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嬈〉、左延年〈秦女休行〉皆為「吟詠他人」的敘事詩。建安初年的詩人陳琳所作〈飲馬長城窟行〉亦有濃厚的「緣事而發」的敘事本色。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

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

「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

「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

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

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

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

善侍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

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

「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

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

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住？」

「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

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⁶ 胡大雷：《詩人·文體·批評》，（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頁211。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

〈飲馬長城窟行〉爲樂府古題，屬《相合歌·瑟調曲》。秦音多爲瑟調，陳琳借秦代修築長城所造成的妻離子散的悲劇，來抒寫漢代末年軍閥混戰給廣大人民帶來的災難。

這首詩以長短句行之，參差錯落，用大段的對話來表達詩的內容。可分爲前後兩個部分。前半部分是戍卒與長城差吏間的對話。在長城邊，水「寒」得「傷馬骨」，可見人要生存下去的艱難。「傷馬骨」一語不僅實寫水之寒，而且隱含了邊塞的環境無一天不在傷戍卒的心！統治者往往濫加役期，致使服役者有去無還。戍卒與差吏的對話中，戍卒懇求堅決的語調與長城吏冷漠驕橫的口氣形成鮮明的對照。「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兩句，與「慎莫稽留太原卒」呼應，蘊藏著戍卒心頭的反抗怒火。「長城何連連」以下的四句，爲承上一下的轉折。「綿綿三千里」既是寫景，亦是反映築城戍卒的內心聯想，這綿延不斷的長城每年不知要有多少人爲它葬送掉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詩的後半部分寫戍卒和妻子的書信往來。戍卒預感到自己難以生還，便毅然要妻子儘早改嫁，並借用流行於趙國的民謠來叮囑妻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爲什麼丈夫不願妻子生男孩呢？因爲男孩長大後免不了將重蹈其父親的覆轍。「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住？」令人悲痛至極，詩的後半部分對妻子堅貞的感情也有真切的描寫：「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充分體現了患難夫妻之間相濡以沫、生死與共的真摯